

## 有人在翠花巷等你

李丹崖



立春一過，恰逢春節，街巷之間的年味，愈加足了。

街巷之間穿行而過的，鞭炮香、飯菜香、蠟梅香、盆景花香……交融在一起，把「一街一品」變成了天下大同，大紅的春聯滿千街一面，千香一味，只因年的牽引，只因春天的來臨。

翠花巷，這條故鄉老街上最窄的一條巷子，窄到一米還不到，僅可供一人同行。就是沒有任何去申報健力士紀錄，如果申報，它一定也是世界上最窄的一條小街道。

翠花巷在清末時期，就是一條暗自妖嬈的商業街。說它「暗自妖嬈」，實因這條街道舊時是乾花的製作基地，也是扎花子匠人的製作工坊，從這裏扎出來的乾花，遠銷海內，可以說是一條巷子，像神經一樣，牽扯着萬千愛美的人的心靈。

我一直覺得翠花巷是一條古典的巷子，從清代的光陰裏走來，一路葳蕤，一路繁花相送，巷子雖窄，圍攏巷子所建的屋檐上，薔薇、牽牛、凌霄花、忍冬花錯落得開過，除了扎花子的匠人，也曾住過善良的平常人家，甘於平淡地過着最安寧的小日子。

這樣的巷子，小得安穩，可以遮蔽歲月的一切風雨，大風颳不進來，大雨淋不進來，據街區裏的老年人講，日軍佔領亳州城的時候，所有的巷子都掠奪過，唯獨不敢進翠花巷，這些狡猾的傢伙總覺得裏面有埋伏，怕是進去了，再也出不來。但



▲翠花巷充滿古典氣息

網絡圖片

## 形象的核心是人

梁雅懿



生活中的我是一個時裝造型師。不單是替客人或模特兒找衣服，其實我的工作有點像魔術師。

對於形象，我們有種敏感的觸覺，這份敏感度，其實與市場上流行什麼沒有一定的關係。爲了較簡易的溝通，這份形象上的觸感結合時裝天橋上所見，便成爲了生意。

一直以來，我認爲時裝造型的核心是人。生意固然重要，衣物本身能夠售賣是重要，但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能夠看見一位客人更接受自己的形象，不只因爲漂亮的造型或妝容，而是因爲他或她能了解自己，這是天大樂事，亦是一位時裝／形象造型師真正的滿足。

何謂接受自己？而接受了自己後再表達形象又有什麼好處？在造型前，如果我們對自己已有深刻的認識，那麼形

，他們總是在巷口站着，或者伸着頭往裏瞅，就是不敢踏進去半步，甚至生怕上面會突然落下石頭，或者是這些秦磚漢瓦砸扁了自己的頭顱。

在做街巷保護調研的時候，我曾多次走進這條巷子，整條巷子像是一條不起波瀾的小溪流，有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巷口繫衣服，繫衣服已經很少有人做了，四分之三的水，摻雜四分之一的米湯，浸潤了衣服，伸展在板子上，晾乾之後，再去洗，這樣能保證衣服很有型，不易起褶皺。芳華已逝，芳心不老，這些年老的人還在精緻地過着自己手邊的光陰，一點都不會馬虎，像是這樣一條巷子，雖然窄，但卻增加了它難能可貴的精緻感。

林清玄說：「我們如果有顆安靜的心，即使默默坐着，也可以感受到時間一步一步從心頭上踩過。」是的，哪怕是在翠花巷靜坐也是好的，靜可聽針落的巷子，多適合收拾心情，在這樣的巷子裏走着，若是夜晚，天幕上的一角星輝閃路，內心安穩得像一塊磐石，想過往，思當下，念將來，通透明白，也像這條巷子，明白，透徹，爽利。

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文藝的想法，向海內外發布一條啓事——「有人在翠花巷等你」。讓曾經在翠花巷住過的人，回來講述這條巷子的前世今生，收集他們在這條巷子照過的相片，用過的舊物，復原他們認爲巷子裏最溫馨的場景，哪怕是一株偷偷翻過牆頭的石榴花，然後，在巷子的盡頭建一座博物館，永駐一段光陰，也可提供一些茶水和咖啡，供人發呆，博物館的名字我都取好了：翠花那年發。



這是一場小型的肖復興讀書分享會。

火爆程度超出我的想像。不大的空間裏，坐滿了小學生、中學生還有許多成年人，距開始時間還有二十分鐘，已經找不到座位。同行的朋友將回鄉看望母親的預定行程推後，說機會難得，肯定是先聽講座再看老母。

肖復興先生是中國著名作家，先後出版小說、散文等各類著作一百多部，堪稱著作等身，獲得冰心散文獎、老舍散文獎和第二、第三屆優秀報告文學獎等衆多文學大獎。聽他談閱讀，定能收穫許多「乾貨」。

戴着黑框眼鏡，身穿深灰色短袖T恤、深色長褲的肖復興疾步走進會場，微笑着與大家打招呼，然後走到前排坐下。分享會的第一個內容是學生朗讀肖老師的作品

## 聽肖復興談閱讀

黃曄

，孩子們的朗讀還稍顯稚嫩，但依然讓全場觀眾領悟了作品的深情魅力，連安靜聆聽的肖老師也悄然摘下眼鏡，拭了拭眼眶。

隨後的互動環節，肖老師與我們分享了他自己關於閱讀的看法。思維縝密，中氣十足，絲毫看不出這是一個七旬老者。

肖老師深得閱讀之益，當年去北大荒插隊，還偷偷帶走了圖書館的書。他認爲，讀書、閱世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助人睿智，不偏頗；助人豁達，不局促；助人寬容，不狹隘。他提倡傳統的紙面閱讀，他說：「它古典式的寧靜，和在白紙黑字之間彌散着的想像力和慰藉感，是任何其他閱讀方式不可比擬的，從而成爲現代生活選擇的一種美好的方式。」

他還認爲，讀書和種莊稼一樣，也是有季節性的，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孩子和青春時讀書，是最好的季節，最容易感受和吸收，最有利於自身心靈和精神

# 新界春節民俗文化的嶺南色彩

張 茅



在市區過年，傳統氣氛日漸淡薄，過節的裝飾擺設局限於商場，街上店舖休假，反而不如平常熱鬧。過一個傳統的春節，到新界圍村吧，村民保留新年習俗，飲燈酒，搶花炮，人群攢動，場面熱鬧。

錦田的三大圍村，以吉慶圍名氣最大，當年英軍入侵新界，遭到鄉民反抗，以錦田村民最爲激烈，幾經搏鬥，英軍始攻陷吉慶圍，惱羞成怒，將圍村的大鐵門拆去，運返英倫作戰利品展覽，許多年後，在香港索求下始物歸原主。吉慶圍村民歷來保持傳統的民族觀念，飲燈酒是圍村保留至今的新春活動，錦田三條圍村視爲每年盛事，流傳至今。

飲燈酒是族人子孫繁衍的盛事，年內添丁的村民，藉新春大日子在祠堂祭祖，到大廟祭祀，並在祠堂「添丁上燈」，把一盞花燈送到祠堂，高高掛起來，燈火長明，將喜事告知祖先，村民飲宴時賞花燈，花燈上寫上名字，便知道誰家年內生了孩子。飲燈酒在祠堂設宴，滿堂吉慶。

燈酒場面溫馨熱鬧，富裕之家鮑魚粥款待親友，一般人家以「鹹鬼仔」款客，所謂「鹹鬼仔」，是蘿蔔臘鴨煮粥。燈酒的「燈」與「丁」字諧音，「飲燈酒」許是「飲丁酒」，昔日農業社會，丁是家中的勞動力，添丁意味家中將來有新的經濟支柱。

傳統的飲燈酒由年三十晚始，家中婦女忙個不停地煎炸堆油角，香氣四溢，拜祖先是男人的責任，門外掛起長明燈，由少年看守，免被吹熄。長明燈寓意子孫世代興旺。年初一吃齋的風俗在新界鄉村保留，初二才吃酒。

新界鄉間新春活動到正月十五元宵是高潮，過後，新年告一段落。元宵節祠堂掛花燈，添丁人家都要「出燈」，蓮藕燈、慈菇燈象徵男丁，紮作精美，村民晚上到祠堂觀賞，看哪一戶的燈最大最好手藝。

初一至十五，新界鄉村必有喜慶活動，村民共樂。粉嶺圍彭族村民在圍前空地搭戲棚或神棚，舉行春節儀式，元宵早上



作者供圖

有一場搶雞毛活動，較爲罕見。搶雞毛之前，先從神棚拿一隻公雞，轉到圍村大門閣樓，當眾拔去雞毛往下拋，門前的村民向雞毛湧去，爭作一團，搶奪雞毛，搶到的人歡喜若狂，如得珠寶。原來還有下文，接着的活動是「陸上行舟」，由村民組成的「扒船仔」開始巡遊表演。奪得雞毛的村民即回家等候「扒船仔」經過家門時，將雞毛及一些「垃圾」放在紙船運走，寓意不好的都走了，新年好運到來。戶主則派利是給「扒船仔」的人。扒船的人有攜船的，有收利是的，有負責開路的，多由村中大孩子組成。

「搶花炮」比上面提及的活動更緊張刺激，村民齊出觀看，場面哄動，喧鬧不止，最能聚眾的習俗。

新界每條村有自己的「花炮會」，按規定一般有十五座花炮。住在市區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是花炮，又是花又是炮，什麼樣子的？花炮是紮作的民間手工藝，似中秋的花燈。每座花炮用紙紮作出花鳥人物，栩栩如生，手工獨特，每座花炮高於人體，搶花炮當日，十幾座擺在祠堂前的空地，很有陣仗，村民紛紛觀看，互相比較那一座精美。每座花炮訂出不同的炮金，有數千元、上萬元、數萬元。搶到一萬元的炮，得到一萬元現金，一年之內分期償還，有些人家爲炮金去搶炮，利用這筆錢創業；之稱爲花炮，因爲與火炮有關。搶花炮是圍村新春盛事，各村當作一

的豐富和成長」。

有讀者道：我也喜歡閱讀，但很多時候沒有什麼方向，您可以推薦一些書嗎？肖老師說閱讀不必有一個統一的「讀書線路圖」，「閱讀路線應該因人而立，不會有大一統的。」一個女讀者與肖老師探討孩子的閱讀問題，流露十分焦慮的情緒，因爲自家孩子已經漸漸遠離閱讀，這擔憂引起了家長的共鳴。肖老師說：「我的原則是，一最好是家長老師和孩子一起選擇書目，要選適合孩子同時孩子喜歡的，二和孩子一起閱讀交流」。

肖老師是全民閱讀的積極倡導者，曾多次撰文談閱讀，認爲讀書要跳出實用主義的泥沼，爲自己讀書，爲美好讀書。他最喜歡的詩人陸放翁有一句詩：「晨炊躬稼米，夜讀世藏書」，正如肖老師所說，我們應該像古人一樣，讓讀書成爲一種樸素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以炫耀的愛好和時髦。



件大事，派出精壯的、孔武有力的村民參加，搶奪過程與橄欖球賽有些相似。放花炮用一個藤圈套在煙花上，燃點煙花，煙花向上衝，將藤圈彈上高空，當炮聲一響，搶花炮的壯丁向藤圈方向一擁而上，互相爭奪，幾十人互相碰撞，抓到藤圈若拿不穩，仍有可能被搶去，爭奪的場面激烈，四周的村人吶喊助威，成功奪得藤圈的受到英雄式呼喊。

搶花炮堪稱很好玩的運動項目，憑敏銳的判斷及敏捷身手贏得，過程充滿緊張刺激，是村中青年大顯身手的場面，爭着參加，觀看的村民全情投入，捧自己人，有時因爭奪而口角，發生打架；多年前，村中父老決定改變遊戲規則，將搶花炮的方式以抽籤代替，避免身體碰撞傷和氣，長洲每年一度太平清醮搶包山，也一度由搶改爲派，失去傳統風格與吸引，後來又改回原來搶的方式。

花炮共十五炮，從中去第九炮，避開「九流」的貶語，將第四炮作主炮，搶得第四炮的人，旺丁旺財。

以上的春節習俗，流行於順德、番禺珠三角一帶，與嶺南文化一脈相承。

爆竹一響除舊歲，自昔日港英政府禁燒炮仗後，新界春節典禮祭祀期間偶聞炮仗聲，村民守法免燒炮仗。澳門春節卻在指定地點放鞭炮，保持傳統節慶氣氛，照顧到安全又保留傳統習慣，處理比本港較有彈性。



▲花炮紮作是傳統民間手工藝

作者供圖

另外豆葉兒和紅薯葉也是糧食。搽上在石臼裏搗得粗糲的水泡黃豆在鍋裏炒，叫小豆腐或豆沫子（念成「鄧沫子」）。算是山東人的家鄉至味，一人就能扒拉上兩三碗。

木耳和蘑菇好吃，但這類東西有的有毒是個巨大的禁忌。我小舅舅知道什麼地方的木耳蘑菇可以採摘。印象中木耳必須是柳樹上的。蘑菇呢，則必須是松樹和榛樹等有限的幾種樹上的；而且顏色形狀都有限制。大致上皆灰黑色其貌不揚的，而越是好看的越有毒。

從小，飛機場綠草如茵地方上一下過兩各種各樣顏色鮮妍美麗的蘑菇在招搖，我都像躲瘟疫一樣本能地躲開它們。不只是花草，那裏因爲是飛機場不准耕種地力很肥，地裏野菜也生長綠得發黑、油汪汪的。

現在，我居住的曼哈頓上城西邊哈德遜河畔春天長滿了薺菜，很是誘人。它們跟中國薺菜長相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更肥大更茂盛更張揚，用手一擦，薺菜味很淡，幾乎聞不出來。有中國同事忍不住挖了一點兒回家包饺子，據說很失望美國薺菜「傻」而無味。而且，別看野菜在河邊滿坑滿谷都是，但這是國家公園，有人採摘路人會側目甚至勸阻，不像中國野渡無人舟自橫隨意採摘那種詩性自由境界。



現在想來每感奇怪：少年時最討厭的菜隨着歲月增長居然都成了美味或美好回憶，特別是野菜。

科普文章說孩童的味蕾最多、味覺敏感，所以对異味甚或鮮味非常敏感不能接受。隨着歲月味蕾會不斷死去，對某些味道就不那麼抵觸所以漸能接受。我崇尚科學，但這科學的解釋卻一點都不詩意。

我覺得關於野菜、關於童年，應該有更貼切的解釋。

我父母是軍醫，我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懵懂少年時家在古彭城九里山飛機場。就是古詩詞裏「九里山下擺戰場」那九里山；當時是空軍〇〇八基地，即今天的空軍後勤學院。我童年時趕上大躍進及以後的飢荒。那時部隊尚不至於捱餓。但記得吃飯前要喝湯，湯是豆腐渣做的，能先把肚子填飽一半。

後來搬離部隊，母親親職地方醫院。糧食匱乏，到飛機場就地取食是我童年一樂。那時，大人們認真剝野菜，而對我，其實玩的成分更多。

飛機場是軍事禁地，平民不得入；而部

## 野菜與野味蕾

海 龍

另外讓我討厭的莫過茼蒿。母親老家是山東日照喜歡海魚，家中燒大黃魚時常同燉茼蒿。一間茼蒿味兒氣得我連黃魚都不吃了。而媽媽常道茼蒿的鮮美，我只有沮喪。時光荏苒，直到五十歲後我才嘗出了茼蒿嫩魚的「鮮」來。

另外呢，土菜還有蒸洋槐花、蒸榆錢子、蒸紫藤花。小時候特別煩這些蒸菜。沒想到現在返家，這些東西都成了童年回憶；蘸着蒜泥，我和弟妹們吃它時不勝唏噓。

九里山上還有野蒜和地棗苗子。後者是山上一種喚做「地棗」的早春植物。挖出地下部分像是小小的獨頭蒜，剝開，用兩片隨後可拉出很黏很黏蛛網般的絲，然後舔食。——那時候根本沒有衛生概念，瓦片是隨地揀的，而地棗是山上挖的，有時候也有農村小販到小學門口賣，一分錢一小撮。從沒洗涮過（洗過的地棗就濕了，不出絲），那上面該有多少細菌！居然從沒生過病。

地棗可玩，而上面的莖葉地棗苗子是荒年鄉下人的恩物。撒上點雜糧可以蒸食。我隊有伙食供應不必挖野菜。因此，我們獨得出入，那片無垠的草地成了我們饑荒年代的恩物。

草地連着森林，浩瀚無邊。一到春天，這裏面薺菜、馬齒莧、掃帚菜、金針菜（即忘憂草，萱花）、嫩茼蒿、野菠菜、野芹菜，滿地皆是。童年記憶中，這些野菜大多帶一點苦，也帶一點甜——或許就是所謂的「回甘」罷？

記憶中最有名的大約是薺菜。小時候對它最沒有好感。後來讀古詩，我常常不能理解古代詩人對薺菜的讚美。中年以後，方悟到農業社會的詩人很多是務農的，他們也大多有野菜情懷。

開春時就吃薺菜，猶憶到了五月端午時煮薺菜水，說是喝它明目防百病。少年時覺得它難喝極了。那時候薺菜遍野，農村人也剝了來城裏換點兒小錢。一大籃子賣不了幾毛錢。眼下城郊已無野地，更因爲各類污染連山上也不長野菜，像山野薺菜這樣當年的土物卻成了寶貝。同樣成了寶貝的還有當年並不值錢的刀魚、大團蟹之類。